

錢穆

錢穆先生全集

「新校本」

講堂遺錄（二）

第十講

一

上一堂我們講西漢，由太史公史記到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，他們所謂「古文」，實際上即是「古書」。而「古文」的對面，為「百家言」，或稱「家言」、「家人言」。五經中實無古文、今文的分別。怎麼後來在五經中會產生古文、今文的分別呢？今天我們接著再講這一問題。

要討論這一個問題，我們便要講到漢朝人研究經學的一種方法，或說一條道路。我們要知道某一時期的學問，便該知道，這一時期如何做學問的？做學問的方法不同，成績自然也不同。每一時代都一樣。我為要諸位容易明白，且先拿今天的情形作例。

我們今天做學問，可以說完全照了美國人的辦法。譬如諸位進學校，先分「院」，再分「系」。等諸位進了某一學系，這一系的課程不止一位先生教，可以有七、八位，乃至十幾位。可見我們今天

做學問，重課程，不重先生。諸位今天來就某一個系的課程，而非來從某一位先生做學問。這兩者不同。諸位修滿多少學分，才能畢業。進研究所，自己選題目，作論文，都表示諸位自己的意願；當然到這時候諸位可以有一位指導教授。這樣做學問的方法，不能說是西方的方法，因為在最近美國大學以前，英國、法國等國家，並不如此。我們前面說過歐洲人到今天，差不多一課程只有一位教授。諸位要做學問便跟他。下面另有幾位，或是副教授，或是講師、助教，其中有極傑出的，但要等老教授退休，才能升做教授。我們今天學的是美國制度。這裏面便有大問題。我們今天在外國留學的人，沒有人來講西方做學問此一變化，各個時代的不同，告訴諸位做學問該怎麼做。

二

我們現在回到講漢朝人做學問的方法。漢朝人看重經學，他們是如何學這套經學的，我們要懂得。再進一步講，西漢、東漢共計四百年，是一個很長的時期，變化極大。我們今天便是要講，漢朝人講經學四百年的變化。諸位千萬不能認為中國人沒有變化，認為中國歷史一路一樣。天下那裏會有這樣的事情！中國歷史、西方歷史同樣都有變化。

我們要講漢朝人如何講經學，我們不得不由歷史推上，先講講先秦時代。我們不是要講他們所做

出來的學問，而是要講他們做這套學問的方法。諸位要先明白了先秦時代做學問的方法，才能懂得漢朝人是如何做學問的。要懂了漢朝人做學問的方法，才能再往下懂得魏、晉、南北朝人做學問的方法。

先秦做學問的方法，大體上可分別為三類。「先秦諸子」，特別到了戰國，如莊、老、道、家、陰陽、名家、法家，乃至於農家、縱橫家之類，他們有一共通之點，他們可以不讀古書。這話或許說得太過，或許他們也讀古書。但這是隨便看，也可以不讀。所以我說先秦諸子是新的學派，他們各講自己的意見。在當時，他們沒有學校，可是有學生。每位先生，都有許多學生跟從他。諸位要知道，諸位都羨慕先秦，但這是與今天的情形大不相同。我們不講別人，且只舉莊子為例。莊子是什麼樣人，我們不清楚。當然他不是當時一貴族了。可是莊子也有他的職業，他做過「漆園吏」。當時政府有一園，栽種漆樹，派他去管。這是一個小職位，大概收入也不多，他是個相當窮苦的人。然而我們看莊子的書，他有學生，而且學生絕不只一兩人。這些學生怎麼跟從他的，我們弄不清楚。大概這般學生也不在乎環境，跟著先生過苦日子。先生寫書，這般學生恐怕都參與工作。大體上講，莊子內篇七篇或許是莊子自己作的。諸位拿內篇七篇看，他沒有規規矩矩、正正式式引到一部像樣的古書。譬如詩經、尚書之類。我們不能說莊子沒有見過這些書，可是他是講新的。

特別到了後來，跑出所謂「稷下先生」，這是齊國公家出錢來養一批大學者。不僅奉養你個人的生活，還可以兼及學生。大概總有幾十個學生跟從一位先生，形成一個一個學術團體，都由政府出

錢。他們講學、著書。此所謂「家言」、「家人言」。他們講新思想、新學術，所以成為「一家之言」。這許多跟他的人，都稱「弟子」，如同他的兄弟、兒子。或稱「門人」，即是他一家之門內人。

今天我們的學生還照舊的規矩，稱「弟子」，但不像是一家的子弟，也不能說是先生的「門人」。其實各位都是文化學院的學生，諸位與我早不是從前師弟子的關係，諸位不過選了學校這一門功課，一星期來聽我上兩小時課罷了。而他們這些弟子，是跟先生一輩子，做他這一套學問，所以他們成一個團體。他們慢慢拿先生講的話來發揮，於是像莊子，便有外篇、雜篇。這些文章未署名是何人所作，到後來合成一部書，稱之曰莊子。這才是所謂「一家之言」。這是先秦諸子中的一批。

但是先秦諸子開始的時候並不這樣。譬如孔子是第一個講學的人，孔子並不如此。孔子也是講新的，他的思想從前並沒人講過，然而孔子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。孔子仍由舊的講來，他有一文化傳統，從堯、舜、文、武、周公講起，有個大傳統。又譬如墨子，諸位讀他的文章，如兼愛、尚同等篇，引經據典，更比論語多，這是老派學問如此做。所講雖是新思想、新理論，但是不忘舊傳統。墨子之學到後來很快變了，譬如像墨經，便與古傳統一無關係了。只有儒家，到孟子、荀子出來，仍與孔子一樣，他們講新思想，然而有舊傳統。這便是我前面所說，要追究戰國以前的歷史，只有讀儒家的書。因為儒家是新思想與舊傳統兩面兼顧的。此外各家都只論新，不顧舊，把歷史切斷了。

然而無論孔子、孟子、荀子，都並未教學生分門別類專讀一本一本書，學生中亦並未未有研究詩經、研究尚書、研究春秋諸分別。到了荀子後，或許有一批少數的儒家開始專門研究一部一部古書。

這沒有證據，但可以推想，我們做學問有時是如此。舉一例，伏生在秦朝做博士，秦朝人的博士制度，便是由齊國的所謂「稷下先生」學來。一個博士的薪水，我想比起一般的官應該來得多。一個博士下面有幾十名學生，一共便等於幾十份薪水。這在我們今天人想來，或要覺得奇怪了。

到秦始皇焚書，伏生罷了職，將尚書帶回家，藏在壁中，政府不許讀了。這裏我們要發生一個問題。秦朝人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為博士？我們前面說過，博士「掌通古今」，或通古，或通今。伏生學尚書，他通古，可以做博士。但是有個問題難解決，伏生是拿了儒家的資格，還是拿一個尚書專家的資格來做博士？有的問題我可以回答，有的問題我也想不出如何來回答。但是我們看伏生尚書大傳這部書，他的學問恐怕不專是尚書。至少可以講一句，到了戰國末年，荀子以來，中國儒家中有許多人是偏重在研究古書。

我們前面講過，儒家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是不離古書的，但也不專講古書。可能到了後來，有專研究古書的人。如小戴禮、大戴禮。特別是小戴禮，有許多儒家顯然是根據古書來講他們各自的一套。這是一派「新儒家」。

以上我們講由戰國以至秦始皇時代做學問的三派：一派是百家，這不需講了。一派是在百家中特別舉出儒家，儒家也是百家之一，但與百家有不同。百家只講新，而儒家既講新，又講古。第三派是在儒家中又分出一派專講古書的。儒家的前一派如孟子、荀子，可以稱之曰「通儒」；後一派或許可以稱之為「專經之儒」，重要的在講一部經，如伏生。

三

我現在不是講先秦的思想，思想是另外一件事，我是講先秦的學術。學術上有「百家」，有「儒」。「儒」中又分「通儒」與「專儒」即專經之儒。若我們拿今天美國大學的情形來講，麻省理工學院，這所學校有了不得的地方，他們學理工的學生一定要學哲學，哲學是必修課。倘使文化學院今天進文學院的學生一定要修一門科學概論、科學史，或進理學院的學生一定要讀一部中國思想史，這便了不得。美國也只有麻省理工學院是如此。此外哈佛大學提倡一種制度，他們在博士班研究生中挑選一名傑出的學生，特許他不照課程讀書，讓他自由。倘使你羨慕某位先生某一門功課，而不在哈佛大學的，也准許你去讀。這是他們在今天的大學教育中出花樣了，也漸注意到「通」的方面。但後來此一方面，終少成績。而在中國的戰國時代，則「通人」反更超出於「專家」。

秦始皇時焚書，不許以古非今，從此不許人讀古書。諸位要知道，在孔子的時候，讀古書省力，大家讀書只是讀這些書。墨子時代，還差不多。從春秋末到戰國兩百多年，諸位不要忽略著這一段的歷史，「中華民國」到今只有六十幾年，可是戰國這兩百多年變化大極了。這如諸位今天進大學一切照美國，情形亦如此。

諸位倘使早生幾年，在民國十幾年，乃至二十年，當時大學裏許多出名的教授，他們本身不是大學畢業，他們從前讀書，並不是如諸位今天進歷史系或中文系這樣讀。所以當時課程是照了美國辦法，但是教授們並不由美國栽培。不僅大學，中學也如此。可是幾十年到今天，我們大學裏那一位先生不是由大學畢業出身？不過一種由國內大學畢業，一種由國外留學回來，分這樣兩種不同而已。

從前一位先生教文學，不一定中文系畢業；教哲學，也不一定哲學系畢業。他的學問是從中國傳統老的方面做出來，不過教的是新課程。現在則是在新的課程中栽培出來任教的老師。前後幾十年，變化就大不同了。

我們懂得現在，便懂得從前。諸位不要認為我們的社會一成不變。說到科學方面，到現在變化大了。我小時到今，不過八十年，全體大變了，但是變的只是在物質文明一方面。

說到文學院，沒有說今天出一個大史學家，可以拿從前的史學一掃而光，都沒有價值了。或說今天出一個文學家，從前的文學都是死文學了。這只有今天當前的中國人這樣想，西方人絕不這樣，從前我們中國也不這樣。這是我們就不變的一面說。若就變的方面講，中國古代也與今天一樣有變化。

在孔子、墨子的時代，大家只有讀詩、書，沒有別的書。漸到後來，比較上講，他們的讀書便難了。第一他們自己書中用的字，就難懂了。如像第一部孔子的論語，當然由孔子的學生記下，它中間的文章，譬如：

子曰：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」

這種文章直傳到今天，人人能讀，並沒有死。至少一個高中學生便能懂，這是古代中國的新文體。下面到孟子、莊子，一樣的。可是諸位要讀讀以前的詩經、尚書，它中間的句法、字義便麻煩了。就是一部詩經三百首，其中有的較易讀，有的很難讀，和論語以下的書不同，真的變成古書了。但如論語中一個「仁」字，雖屢見不一見，並不易懂。直到今天尚無一人能把此「仁」字簡易明白來加以解釋，仍為一極難明白的字。又如孟子道性善，「人皆可以為堯舜」，但也沒有一人能明白解釋出人人如何來為堯舜。所以詩、書難讀，只要一字一字加以訓詁便易讀了。論、孟難讀，不在訓詁上，而在義理上。如把論、孟來較之詩、書，是難讀得多了。這兩百年戰國時代的大變化，是值得我們注意的，這是第一點。

第二點，戰國時候學風變了，大家看不起上面的古書了，只有少數幾個人專門在那裏研究這些書。譬如伏生，便是其中一人。到了秦始皇焚書，學古書的這許多博士都去掉了。只有一部書未遭秦火，便是易經。可是我們已經說過，易經只是古代一部卜筮書，本不在這些古書中。所以當時讀古書的人，只讀詩、書，戰國末期詩、書亦由博士教讀。現在沒有博士官了，怎麼學法呢？到這時候，社會上沒有這些了。並且古代書流傳不多，都須借鈔，不像今天可以隨處購買。若沒有先生，便無法見到。在戰國時代，你只要參加他們的集團，譬如莊子集團，便可以讀到莊子的種種篇章。關於這一

點，可以來寫一篇長文章，專門研究戰國時代各家各派，所謂「一家之言」的經濟背景。這件事偉大的在什麼地方呢？這批學者都出自平民社會，而支持他們、提倡他們的卻是貴族階級。那時的中國人，腦中對貴族與平民的觀念，並不如我們今天這樣的，要平民階級起來，打倒貴族階級。這是外國頭腦，中國歷史不這樣，這且不講。到了秦始皇燒書，我們只就伏生一個人的經過，便可以推想當時的情形。古書都要收藏起來，也不許再談論，這樣學問很快便新了。秦始皇，經秦二世，楚、漢相爭，到漢高祖、漢惠帝，慢慢到漢文帝。這幾十年有著極大的變化。並不是農業社會就不變，這種想法是一種極淺薄的觀點。

四

這一連串的歷史變化，大家應有一認識。在這幾十年中，出了漢文帝，當時打聽出講尚書的，只賸下一伏生。於是文帝便派晁錯到伏生家，學尚書，這是第一本尚書重現於世。而秦朝人皇宮所收的書，則在項羽入咸陽的時候，被他一把火燒光了。伏生所傳的尚書，僅止二十八篇。這二十八篇尚書，容易懂的不多，大部分難懂。伏生當時便教晁錯，這個字相當於當時那一個字。譬如詩經中「厥初生民」的「厥」字，即相當於後代的「其」字。論語、孟子以下，戰國兩百多年，都用「其」字，

不用「厥」字。「厥初生民」便如言「其初生民」。伏生便像這樣拿字教給晁錯。晁錯聽了之後，便拿中間字改了。大家想想，當時一部古書尚書，除了中間如秦誓之類較晚出，西周書到漢代當時，便已有八、九百年歷史了。大家今天讀英文，若在八、九百年前，則那時尚無英文，只有拉丁文。有的人不懂，認為中國人沒有時間觀念，其實中國人的時間觀念了不得，四千年到今天！

伏生尚書只有二十八篇，而孔安國家中所藏的尚書，則多出十多篇，此為「古文尚書」。這兩種本子的不同，猶如我們後代的「唐抄本」、「宋本」的分別。

至於詩經，則大體不缺。因為韻文，大家都能記誦。但要讀這三百首詩，也不易。漢代初年有申公。申公是武帝的太老師，他講詩經。太史公史記說：

獨以詩經為訓以教，無傳。疑者，則闕不傳。

這句話不加解釋不易懂。申公說詩，是以「訓詁」為主，但「無傳」。漢代初年傳詩的共有三家，除申公所傳為「魯詩」外，另有轅固生的「齊詩」與韓嬰的「韓詩」。漢書儒林傳上說：

漢興，魯申公為詩訓詁，而齊轅固生、燕韓生皆為之傳。

此「詰」字，即「太史公問故於孔安國」之「故」字。「故」字亦即「古」字。說文：

詰，訓故言也。

「故言」，即「舊言」。這個字不懂，拿來訓釋一下，此所謂「詰」。「訓」，解釋意。魯申公只訓詰文字，而其他兩家則都有「傳」。譬如我們今天還留存有一部韓詩外傳，它是一段一段故事，到末了引用兩句詩經上的話。班固漢書上說他們：

或取春秋，采雜說，咸非其本義。……魯最為近之。

這兩家說詩，有許多引申發揮，或斷章取義的地方，未必是詩經的本義。只有申公最近原書，因他只訓詰，沒有「傳」。史記上所謂：

疑者，則闕不傳。

「不傳」與上文「無傳」不同。「無傳」是說沒有像齊、韓兩家之所謂「傳」。「不傳」則是說申公遇

見他所不知道的，則不加傳授，付之闕如；此「傳」字或係「訓」字之訛。後來人因有不明上一「傳」字之義，又增一「疑」字，便成了：

無傳疑，疑者則闕不傳。

由上面所講可知，漢代初年，尚書只有二十八篇，而詩經也沒有人能從頭到尾講。齊詩、韓詩，只據中間一兩句來發揮，而魯詩則只講訓詁，並且不能逐字都講通。武帝時的經學，一人各研究一經，並不能完全講通。孔子教學生，並未教人只讀一經，亦未教人這樣一個字一個字地讀，要到漢代才有專家來講經。據我推想，這當起於戰國晚年，與儒家孟子、荀子，所謂「大儒」、「通儒」有不同。

五

以上是拿詩、書作代表，來講漢武帝立五經博士，開始這一段是怎麼回事。其他的情形大致相同。下面到漢宣帝時則不同了。發生所謂公羊、穀梁的異同。在武帝時春秋只有公羊博士。前面已說

過，因為武帝的太子，喜歡穀梁，宣帝時又立穀梁博士，於是規定春秋有兩家，詩有三家，乃有所謂「家法」、「師承」。武帝時五經博士，是不是每一經只有一家呢？是不是只通一經呢？董仲舒其實不止通公羊春秋，不過他在太學所教為公羊春秋。等於我們今天倘使人在歷史系開課，別人便稱他是史學家。其實他所學，並不一定只是史學。當時一個博士不止通一經，譬如魯申公並不只通詩經。但到了學校的制度改變，規定博士只有幾家。譬如尚書三家，詩三家。而當時更重要的，有了考試。戰國時期，大家做學問沒有考試，但到了這時候則有了考試。

考試的結果，分甲乙等，這與將來的出身大有關係。師承不同，則講法不同。於是考試的時候須注明，是根據某一先生的講法，這是「家法」，倘使不注明家法，分數便無法評定。但是題目由誰出呢？倘使所出的題目為先生所未說到，則怎麼辦？這便發生問題了。於是經學變成了像當前的教科書，這是經學而教科化了。這便是所謂「章句」。也就是說，講經學變成了逐章逐句講，這與武帝時不同了。

武帝時申公說詩，只講他所懂得知道的；他所不懂或懷疑的，他便不講。而韓詩、齊詩發揮，也只引據詩經中幾句而已。一變成「教科書化」，便一字不遺漏。我且鈔一段作例，來說明章句的來歷。直到太史公死，當時經學尚未有「章句」。班固漢書才講章句。漢書夏侯建傳：

（夏侯）建師事勝及歐陽高，左右采獲，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，牽引以次章句，具文

飾說。勝非之，曰：「建所謂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。」建亦非勝為學疏略，難以應敵。建自
顯門名經，為議郎博士。

古人的文章，倘使諸位讀懂了，諸位便懂得他的意見。因為他的意見，便在他的文字上。譬如他用「牽引」二字，可見他並不認此為對。至於下文「以次章句，具文飾說」，當然更不贊成了。夏侯勝為夏侯建的叔父。建以勝為師，但夏侯勝並不贊成夏侯建做學問的方法，所以勝非之曰：「建所謂章句小儒，破碎大道。」但同樣的，夏侯建也不贊成他叔父，批評勝：「為學疏略，難以應敵。」

由此上這段文章看，可見在夏侯勝時，尚無所謂「章句」，要到夏侯建才有章句。同時其他人都未有章句。當時人稱夏侯建為「小夏侯」，夏侯勝則為「大夏侯」。小夏侯講尚書有了章句，後來大夏侯也有了章句，於是其他各博士，一起都有了章句。當時若不這樣東牽西引，一字一句都講得完備，則無法與別人對敵。此所謂「章句」之學。

六

章句始於漢宣帝以後，這與武帝時立五經博士，做學問的路徑大不相同了，演變到後來每書有章

句。王莽時代，秦延君講尚書，解首句「曰若稽古」四字，到兩萬言。秦延君是揚雄的朋友，這事見於桓譚新論。不過桓譚新論中這一段記載也遺失了，而只見於太平御覽的引述。秦延君講尚書堯典一篇，一共十餘萬言。而揚雄則瞧不起這批博士。其實也不止漢朝人「曰若稽古」四字講到兩萬多字，從前大陸的小學教科書，第一字教「人」字，第二字教「手」字，第三字「足」字，第四字「刀」字，第五字「尺」字，亦要教師在課程教三小時。先生無法教，於是另編有教學法，照了它上面的辦法可以教三小時。今天的小學教科書，都改白話文，如「小貓三隻四隻，白布五匹六匹」，也要先生教兩小時。我想這樣教下去，絕教不出一文學家，卻要拿中國人的聰明都塞塞，都成下愚。

我小時讀書，先把書背到爛熟，將來年長後一點就通。其實西方人也一樣，他們也講「直接教學法」，莎士比亞的樂府一樣可以在小學教。

我們前面講，從申公說詩，經過一百多年，才有章句之學到這樣的地步。自西漢武帝起，教育由國家來辦，再加上考試，而且還有出路，演變到後來不行了。這輩教授先生，已經做了博士，在公羊、穀梁之外，還要另添左傳，有了齊、魯、韓詩，還要增立毛詩。如此一來，到了東漢以下，才有所謂今文學與古文學。

今文學立博士，有章句，有考試，有出身。古文學則不立博士，不到太學，亦不做官，他們自己讀。所以今文學與古文學的分別，在於有章句與沒有章句。章句有家法，而東漢古文學則無家法。

王莽懂得章句之學的弊病，因此他曾下令，規定每部經只許有多少章、多少句，限在二十萬字之

內。特別派了博士弟子郭路去刪節這些章句。結果這個人死在他的工作上。諸位由此可見當時章句之繁。

由於章句太多，先生無法講，學生便自己去討論。慢慢由此便發生將來的清談與黨錮之禍。所以到了東漢以後，才有古文學，而西漢所傳下來十四博士的章句，到東漢以後，一個字都不傳了。只有東漢的古文經學，才是真經學。

七

怎麼清朝人又來提倡今文經學呢？今文經學最重要的在公羊家言，西漢人講「通三統」、陰陽家言「五德終始」，無萬世一統的王朝，要變法，要禪讓，這一套大道理。清朝人講經學，一部皇清經解已可觀，但跑進去跑不出，他們實亦未真懂西漢人這一套。而漢朝人這許多章句，到今天都不傳了。但以上所說雖是漢代經學的毛病，並非說漢朝人的經學一文不值，而是經學變而為章句、利祿、考試之途，這才是大病所在。